「榴槤界的愛馬仕」：搶食中國千億胃口的奢華水果

在馬來西亞小鎮勞勿開車行駛，幾乎不可能忽視那種撐起整座城鎮經濟的帶刺水果。

沿著蜿蜒的山路，卡車川流不息，空氣中留下淡淡卻揮之不去的氣味，遠遠就能聞到。

你也能看見它的存在：巨型雕塑上的綠色尖刺、低矮牆面上滿懷情感的壁畫，還有路牌上寫著：「歡迎來到貓山王榴槤的故鄉。」

十九世紀，勞勿曾是一座淘金小鎮；近年來，這裡的經濟色彩逐漸轉為一片金黃。如今，它更為人熟知的身分，是「貓山王之鄉」——這種口感濃郁、帶著微苦甜味的榴槤品種，被中國人冠以「榴槤界的愛馬仕」之名，地位可比法國奢侈品牌。

勞勿只是東南亞眾多榴槤重鎮之一，而這股全球榴槤熱潮的推手，正是中國不斷擴大的需求。2024年，中國進口榴槤總值創下70億美元的新高，較2020年增加三倍。目前，全球超過九成的榴槤出口最終都流向中國。

「即使只有2%的中國人想買榴槤，生意都已經做不完了。」位於勞勿的榴槤出口商Fresco Green工廠經理黃志成（音譯，Chee Seng Wong）說。

他回憶，1990年代經濟低迷時，農民為了改種馬來西亞主要經濟作物油棕，曾大規模砍掉榴槤樹。

「現在情況完全反過來了，大家砍油棕，重新種回榴槤。」

極度饑渴的中國

榴槤的氣味，常被形容為高麗菜、硫磺，甚至下水道——端看聞的人是誰。這種氣味濃烈到極具爭議性的水果，在部分公共交通工具與飯店被明令禁止，還曾被誤認為瓦斯外洩，更曾因乘客抗議貨艙傳出的氣味，導致一架飛機被迫停飛。

在東南亞，榴槤被愛好者尊稱為「水果之王」；但在網路世界，它也有另一個不太好聽的稱號——「世界上最臭的水果」，吸引不習慣其氣味的遊客，帶著既噁心又好奇的心態前來嘗試。

然而在中國，它的粉絲群正快速擴大：成為富裕階層互送的珍稀禮品、社群媒體上開箱炫耀的身分象徵，甚至是各種「料理異端」的主角——從榴槤雞火鍋到榴槤披薩。

泰國與越南是中國最大的榴槤供應國，幾乎包辦所有進口量；馬來西亞的市佔率則迅速成長，並以貓山王等高端品種建立名聲。

在盛產地的東南亞，一顆榴槤的平均價格不到2美元；但像貓山王這樣的高級品種，價格可從14美元到100美元不等，視乎品質與產季而定。

「第一次吃到馬來西亞榴槤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天啊，太好吃了，我一定要想辦法把它帶回中國。』」33歲的徐欣說。她正在勞勿一家店裡試吃榴槤，打算挑選最好的品種進口回中國東北販售。

同行的還有兩名來自中國南方的榴槤出口商，其中一人表示生意非常火熱，另一人則更看好未來：「還有太多人沒吃過，市場潛力巨大。」

這樣的信心並非空穴來風。就在不遠處，一大群中國旅行團正圍坐品嘗榴槤——這樣的團體，近年來大量湧入馬來西亞鄉間。

他們迫不及待地享用一盤盤榴槤，依照從清淡到濃郁的順序精心排列。當地人說，若順序吃對，每一口都會帶出不同層次的風味：焦糖、卡士達，最後是帶著酒香般苦韻的貓山王。

或許正因如此講究，馬來西亞榴槤才在中國餐桌上佔有一席特殊地位。

「一開始，我們可能只喜歡甜的榴槤，」徐欣說，「但現在會追求香氣、濃厚度和更細緻的層次。現在越來越多客人一進店就問：『這一批有苦的嗎？』」

勞勿的榴槤世家

就在榴槤端上徐欣餐盤的數小時前，它們才剛從附近一座果園中被小心翼翼地採收下來。這座果園屬於盧月娥丁（音譯，Lu Yuee Thing）所有。

鎮上的人都叫他「丁叔」。他不僅擁有榴槤店，還經營多座果園，是勞勿眾多成功案例之一。在這裡，榴槤讓農民成為百萬富翁；在像他這樣的家族生意中，兒子多半負責運輸，女兒則處理帳目與財務。

「榴槤對這裡的經濟貢獻很大，」丁叔說。

某天清晨前往果園途中，他語氣中帶著一絲自豪，指著那些取代老舊吉普車、用來運送榴槤的日本皮卡。

但務農終究是苦差事。72歲的丁叔每天破曉即起，在起伏的山坡間穿梭採收成熟的榴槤——有的還掛在樹上，有的則落在接網中。幾年前，一顆墜落的榴槤砸中他的肩膀，至今疼痛仍偶爾發作。

「看起來好像很容易賺錢，但其實一點都不輕鬆。」他說。

採收後，榴槤會被送到店裡分級，從最大、最圓的A級，到小顆、外型不規則的C級。

而在分揀場中央，還有一個專門留給AA級榴槤的籃子——那是外觀最出眾的一批。

它們很快就會被空運到中國。

榴槤外交？

中國對榴槤的無底胃口，也逐漸成為一種巧妙的外交工具。

北京近年簽署了一連串榴槤貿易協議，並將其包裝為雙邊關係的象徵——對象不僅包括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等主要產國，也涵蓋柬埔寨、印尼、菲律賓、寮國等新興供應者。

中國官媒在2024年一篇文章中宣稱：「這場榴槤競賽，人人都是贏家。」

這些協議也與中國在區域內的基礎建設投資相互呼應。2021年啟用的中老鐵路，如今每天運送超過2,000噸水果，其中多數是泰國榴槤。

但這股迎合中國需求的潮流也有消極的一面。

去年，中國當局在泰國榴槤中檢出一種致癌的化學染料，引發食品安全疑慮，該染料被認為可讓榴槤外觀更黃。

在越南，許多咖啡農改種榴槤，推升了本已因極端天氣而波動的全球咖啡價格。

而在勞勿則爆發了土地衝突。當局砍伐數千棵榴槤樹，指其非法種植於國有土地上；農民反駁，稱數十年來一直使用該地無礙，並指控如今被迫繳交租金才能繼續耕作，否則將被驅逐。

同時，中國海南省也可能掀起一場「變革」。經過多年試驗，當地榴槤種植逐漸有成，2025年的預期產量可達2,000噸。

如同再生能源與人工智慧等產業，中國長期也希望在糧食上實現自給自足。

在享受「榴槤外交」成果的同時，中國也開始憧憬官媒口中的「榴槤自由」。

「至少以後買榴槤，不必再依賴泰國和越南商家了！」8月一篇官媒文章如此寫道。

這仍是遙遠的夢想。海南首批本土榴槤於2023年高調上市，但當年僅佔中國榴槤消費量不到1%。

在丁叔看來：「海南的實驗已經算成功了……如果他們有了自己的供應、開始減少進口，我們的市場一定會受到影響。」

他聳聳肩，暫時不去多想：「那不是我們能操心的事，我們能做的，就是把果園顧好，提高產量。」

若在勞勿詢問其他人對海南野心的看法，多半只會得到一個自信的回應：他們現在，還比不上馬來西亞榴槤。

然而，隨著中國追逐「榴槤自由」，貓山王頭上的王冠，正顯得愈來愈不穩。(BBC)

榴槤依口味從淡到濃排列，最後是貓山王（右下）

榴槤

榴槤是原產於馬來西亞和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一種巨型熱帶常綠喬木，為錦葵科下榴槤屬的模式種。榴槤一詞通常指其果實，也稱麝香貓果，中國古稱「賭爾焉」。漢語詞語「榴槤」、「賭爾焉」及榴槤的拉丁文屬名「Durio」、英文名「durian」均為馬來語「durian」的音譯或借用，「duri」在馬來語中意為「刺」，「duri-an」意即「有刺之物」。

榴槤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濃重的氣味，以及碩大而布滿硬刺的球狀果實。成熟後的果實長度可達30公分，直徑達15公分；果皮因成熟程度而呈綠褐色到黃褐色；果肉呈淺黃色，因味道甜美而被廣泛食用。榴槤在東南亞有「水果之王」的美譽，現已人工引種栽培於泰國、越南、中國南部等熱帶地區。

本種是一種巨型的熱帶常綠喬木，樹高可達45公尺。葉片長圓，頂端較尖，聚傘花序，花色淡黃，果實大小如足球，果皮堅實，密生三角形硬刺，果肉是由假種皮的肉包皮組成，肉色黃至白皆有，粘性多汁，酥軟味甜，吃起來有冰淇淋的口感，但因味道濃重異於其他水果，對榴槤果肉的接受程度因人而異。

榴槤是一種典型的熱帶水果，某些品種的榴槤（例如生長於馬來西亞的種）不可以採摘，否則不能繼續成熟，果樹也會受損傷。只有等其成熟後自行落下。榴槤樹種類眾多，有些種四、五年即可結果，有的要六至八年才能結果。絕大多數的榴槤樹每年結果實一次，一棵樹每年可產七、八十個榴槤，一個果實大的重達1－2公斤，在較大枝幹上開花結果。一個榴槤從樹上掉下後不斷成熟的二至四天內是最美味的，但經過五、六天後，大多數人會認為這時爛熟又難吃。

人類對榴槤的氣味有非常極端的嗅覺反映，一部分人認為非常芳香，愛吃的人覺得很香，愈吃愈上癮。它的種子也可以吃。而另一部分人認為榴槤惡臭無比，尤其是對於西方國家的人群，榴槤的氣味往往被形容為「臭味熏天」，甚至驚動消防部門處理[13]。即使是東南亞國家，雖然一般很少有一種水果有如此明顯的嗅覺反差，但由於考慮到公眾反映，不少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禁止酒店、飛機、餐館和其他公共運輸工具攜帶打開的榴槤。大部分航空公司禁止乘客攜帶榴槤登機。

榴槤的氣味來自多種硫化物，當榴槤成熟時便會散發出來，猩猩、大象、犀牛和長臂猿都喜愛有這種氣味的食物，榴槤散發這種氣味來吸引這些動物，取食已經成熟或從樹上掉落在地面的果實，並且利用這些動物將果實內的種子傳播到其他地方。

成熟後自然裂口的榴槤，存放時間不能太久，當嗅聞時有一股酒精味時，就是變質了。未開口的榴槤，不成熟的有一股青草味，成熟的散發出榴槤固有的氣味。

如果用手直接抓著榴槤吃，手上的味道會殘留一至兩天，據說用榴槤的殼當容器盛水洗手的話，其去除氣味的效果比用肥皂洗手更好，而且馬上味道就會消除。

聖路易服務中心

翻譯公證服務
★各種文件表格合約製作、填寫及翻譯
★法院、移民、醫院、商業口頭翻譯

國際學生
★協助中學生、大學生申請入學
★協助安排寄宿家庭及當地交通

短期參訪
★各種類型團體接待
★遊學、考察、短期進修
★安排食宿、交通、參觀

其它服務項目
★個人收入及公司報稅、成立公司
★工作傷害及車禍意外律師資詢
★房地產買賣、租賃、管理、餐館買賣

8517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 Tel : 314-991-3747 · Fax : 314-991-2554